



論語新註

四

1040  
40





12  
1040  
4



論語卷之四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樂鄭玄曰萬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孔安國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俎豆禮樂鄭玄曰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萬里曰軍旅固大

事夫子何曾不學使衛果用夫子亦必有措置衛

侯已不能用夫子徒以陳為問是以兵起孫臏待

夫子也是夫子之所以不答夫子素有去志以是

事行故曰遂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安國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興起也何晏曰言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斯則濫益為非也萬里曰子路已以此無知夫子愠怒且以為矣君子遭難宜有處置不至困窮是其所以有君子亦有窮乎之言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共對曰然非共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朱子曰子貢多學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楊慎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專師之禮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云韓退之曰此章當在子路愠見下朱子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徂徠曰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其夫何為哉棊已正南面而已矣

萬里曰舜承堯後堯之在位治曆治水興禮樂修



政刑帝王之道大備。至舜嗣立，任官得人，是其所以無為而治。夫子是言美舜，亦所以美舜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包咸曰：衡，軛也。鄭玄曰：行，子哉言不可行也。邢昺曰：帶，垂其餘以為飾。諸之紳，書之欲其無忘也。朱子曰：蠻，南蠻；貊，北狄。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言隨其所在，常有見也。春臺曰：行，謂其所

居而道行為萬里曰篤敬，篤且敬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孔安國曰：行直如矢，言不曲也。朱子曰：史，官名。名鮒，與其字祖來曰：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典用舍行藏同意。東涯曰：直哉，蓋就史魚平生制行而言，不必以諫諍而言。家語所載戶諫，或因此言而緣飾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交際之道而主乎知人之知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齋曰志士其志有所不為仁者其德足以成物其德雖不同而其於仁一也萬里曰先舉志士者至殺身而言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

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朱子曰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萬

里曰為仁為仁者之功業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朱子曰夏時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輅木輅也周人

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如商輅之朴素渾堅

而等威已辨也履軒曰冕者冠之貴者大禮時服

之周之冕蓋極其華飾故夫子取之萬里曰十二

支以名月則伏羲時以十一月為歲首至唐虞度

寒暖收藏之宜更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至周又以

建子為歲首若夫古人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則戰



國忘謬之言耳。鄭聲謂鄭重繁手，淫者使人淫溺也。鄭聲淫佞人殆，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也。行夏曆，服周冕，用舜樂，乘殷輅，皆制作之大者。顏子王佐之才，故以此告之。禮樂所以教化天下，不言禮者，包在三節中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桀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知賢而不舉為竊位。邢昺曰：桀下惠展

獲字禽，食邑桺下，謚曰惠，與立謂典立於朝廷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之如何也已矣。

履軒曰：如之何者，既渴思慮而不得，向人

懇求良策之辭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皇侃曰：慧，惠古通用。祖萊曰：好行小惠，自以為此

足以收人心，不復學道，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皇侃曰、質本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但來曰、能謂才能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

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萬里曰、不言終身而

言沒世、主立功業而言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

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

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朱子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

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包咸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玉蕭

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野不欲勿施於人

萬里曰恕如同已野不欲以下則釋其行之之方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所譽有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包咸曰野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萬里曰斯民以下不共前意相蒙疑有脫簡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

夫

但徠曰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二字遂誤入

正文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朱子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仁齋

曰巧其言者必依附名利假託仁義故似有德之

人而實非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爲衆好之必察爲

萬里曰鄉愿衆所共好猶如之人衆或惡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子曰弘廓而大之也萬里曰道雖原天元聖人

所立故才大者道隨大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萬里曰西人以為入倫之道至夫子大成然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佛教盛行於今邦亦有所本至百家曲藝皆莫不然故學書者發棺以求古人之法度鍛刀者斷手試淬湯之冷暖蓋道術非獨智之所能為是學之所以可貴也聖人之思豈徒也哉釋氏綠業申韓法律皆包在一思字中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朱子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故君子不憂貧而憂不得道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朱子曰蒞臨也謂臨民也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是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萬里曰動之指其所為之事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受之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也

子曰君子真而不諒

朱子曰真正而固也徂徠曰諒者求信於人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萬里曰食者田祿餼廩之總名

子曰有教無類

蔡節曰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故聖人有教焉教之行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仁齋曰：人各有行業，苟非己道而相為謀，則非惟犯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東涯曰：辭，辭命也。徂徠曰：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語成俗，競以文飾相尚，故孔子云：爾萬里曰：辭命固尚修飾，然其要在達意而已。而已矣。語辭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孔安國曰：師，樂師。盲者名冕。朱子曰：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李氏第十六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與？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



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憂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安國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生<sup>土</sup>地。欲滅而取之。冉有季

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故孔子獨責求。夫子指季孫國諸侯家。卿大夫。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列位。柙檻。橫櫃也。固謂城郭完堅。費季氏邑。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有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慶善曰。二子任於季氏。<sup>九季氏</sup>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朱子曰。陳布也。相誓者之相也。兕野牛也。言在柙



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羽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欲之謂貪其利寡謂民少貪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嶺與患寡與貪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遠人謂嶺與徂徠曰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履軒曰按左傳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有為季氏宰並在季康子之時雖不見二人同仕要在是前後也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可以見矣社稷指國之辭謂共國同休戚

者為社稷之臣也附庸元是王臣共魯非君臣而謂之臣者衰周之時勢為然孔子亦隨時俗而稱之耳蕭牆之憂在季氏家內而言也萬里曰冉有專用而位在季路上故先叙冉有今由共求也子路又在冉有上者前此未呼子路而告之故特呼子路并及冉有也貧生于不均均而少自是其分不可謂貪也蕭牆牆上生蕭其外垣不蓋瓦者也上古之俗祭大山以為神東蒙山先主蒙山之祭子孫遂為附庸小侯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命。國三世希不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萬里曰：自大夫出。謂晉趙鞅、韓宣惠陪臣執國命。陽虎是也。命命令也。是章泛論天下之大勢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萬里曰：議如處士橫議之議。言國是一定也。是段頌類載記之文。且不與上文相蒙。疑後人所增益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朱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國專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萬里曰：祿謂威福也。如天祿永終之祿。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履軒曰便辟與孟子便嬖同萬里曰諛之信也便  
辟詔其發昵已所便習也善柔謂善而柔也友善  
柔者無聞過之益便佞便給巧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也

王肅曰佚游出入不節也東涯曰禮樂不可須臾  
離焉者故於其制度節族之間辨之隆殺若之清  
濁使之不違其則平素以此為樂禮得其叙樂得  
其和可以收斂威儀可以長養德性也萬里曰矜  
豪以為樂是驕樂也宴安以自樂是宴樂也

孔子曰侍君於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安國曰愆過也隱隱匿謂不盡情實鄭玄曰躁  
不安靜也朱子曰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言及之者君子之言及之也萬里曰此在燕見之  
時而言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

孔安國曰得貪得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且徂徠曰畏謂可畏者在彼也大人兼位德以當時而言聖人以先代而言萬里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故道謂之天命畏寅畏奉順之謂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徂徠曰己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邢昺曰若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朱子曰色見於面者貌華身而言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之疾邢昺曰如不及者言其微善之汲汲也仁齋曰此章蓋亦泛論當時人材而至其門人則不論及之也徂徠曰行義者謂仕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履軒曰志謂後日



遭遇當施行之道。在今未得行，故惟謂之志也。求者思慮推究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典。

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馬融曰：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其斯之謂典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富而於在於異也。朱子曰：豈早言富有孔子曰：字

蓋闕文耳。焦病侯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棄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徂徠曰：皇侃本德作得，德得以音誤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聞異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立以禮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馬融曰。陳亢以為伯與孔子之子。所聞有異也。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其遠子。徂徠曰。未也者。謙辭。非謂實無之也。履軒曰。詩者微婉慧巧。妙達人情。辭之尤善者。禮者人之儀則。摹範彙之無可為之事。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蔡虛齋曰。君夫人之君。與小君之君同。履軒曰。如左傳。君子卒。皆尊稱也。萬里曰。此章或弟子雜記其所聞。編者偶載於此耳。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五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抹之。過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燕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朱子曰欲見孔子欲令孔子來見已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因其來拜而見之也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時發之會萬里曰闕其亡而往拜之者欲其不見之也遇諸途而不避者不欲為已甚也諾吾將仕矣所謂言孫者也孔安國以陽貨為陽虎然孟子有大夫賜於士之言則陽貨是魯大夫非家臣陽虎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仁齊曰言人性其初未甚大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故苟有教以習之則皆可以漸而入善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曰此典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萬里曰是主教人而言上知固不煩教督下愚不肯移而之善其他皆可教道使為善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優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何晏曰：荒爾小笑貌。朱子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但徠曰：弦弦古通用。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而不知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猶尚弗悟也。直戲其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萬里曰：武城小邑，子游之治之，米鹽細務，或有不舉，不免後世儒者通套也。夫子所以有割雞之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為其東周子。

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之適也。無所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邢昺曰：弗擾即左氏公山不狃，字子洩。定公十三年，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之。二子奔齊，未無也。履軒曰：弗擾，叛臣也。然季氏之叛臣，而非魯之叛臣也。夫季氏之叛，無君，亦叛之類矣。然則弗擾是叛於叛者，與叛於魯者異。苟叛於叛而歸於正，君子猶有取焉。



夫子之欲往豈以此邪苟魯之叛臣據邑代君夫  
子何曾有往意哉

子張問於仁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孔安國曰不侮不見侮慢也朱子曰任倚賴也徂  
來曰子張才大故孔子告以行仁於天下師也過  
亦其大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

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子磨而不磷不  
曰白衣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安國曰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宰也磷薄  
也涅可以深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  
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汚也邢昺  
曰涅水中黑土朱子曰有是言也言己曾有此言  
也仁齋曰夫子昔者野言即君子守身之常法篤  
信者或能為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  
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  
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



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矣哉。門人於弗擾佛胖  
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往。其欲往者。仁天下之心。  
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萬里曰。瓜統名。苦瓜。王瓜  
亦包在其中。匏瓜無知。繫在一處。而不飲食。人已  
飲食。須供一世之用。不得比之。子路暴急。不免以  
氣尚人。故夫子急則危言。使其不得復言。如予所  
否者是也。緩則戲言。以調之。使其思得之。是章是  
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子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狂。謂妄抵觸人。朱  
子曰。愚若可陷。可囿之類。蕩。窮高極廣。而無所止  
也。徂。徠曰。信之賊。謂如任俠之輩。履軒曰。蔽。弊通。  
萬里曰。六言猶言六事也。絞。絞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朱子曰。其緒餘。又可以資多識也。萬里曰。小子卑  
幼之稱。詩歌詠之言。能感發人之志意。故曰興。以



其出真情可以觀人情世態。溫柔多怨，可共人群居。怨而不怒，得性情之正，可以怨也。通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朱子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蔡虛齋曰：為如孟子高叟為詩之為履軒曰：面猶嚮也。萬里曰：牆面謂其無所見聞，二南之為詩，述先王教化之盛，故夫子云爾。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履軒曰：禮云禮云，贊禮之辭。萬里曰：禮以立人之行，樂以治人之性。玉帛鐘鼓，蓋器數之末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安國曰：荏，柔也。穿，穿壁也。蔡虛齋曰：此以在位大人言，故曰譬之小人。仁齋曰：言內實柔弱，外事矜持，故每恐人之知之。猶穿窬之盜，恐人之知之也。萬里曰：窬，踰通。孟子作踰。千云：世故之以此言。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又曰：一鄉皆稱原人，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賊之也。朱子曰：原，愿同。履軒曰：鄉原，非真愿也。鄉人不之察，以為原，惑之人，故曰鄉原也。萬里曰：賊，賊害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萬里曰：道聽塗說，謂其不用意而聽說，猶於道塗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言邪媚無所不為也。履軒曰：鄙鄙野之人，衣食之外，無所營為也。故其貧吝如此，患得之言，以欲得為憂慮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張芑山曰：亡，喪失也。履軒曰：疾



謂疵瑕也。狂志尚高而細行未備也。萬里曰：古之疾雖過中道猶有可取，至蕩以下不可以訓。言今併疵瑕之人亦無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安國曰：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萬里曰：是三平語。惡紫之亂朱，當時常語，故首舉之也。朱丹沙所染，丹沙貴而紫草賤，其染色之美略相近，故曰亂。

也。利口口給實無才德之人也。者，下疑脫也。字或曰者，也誤。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仁齋曰：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道之行亦何待言語焉？萬里曰：夫子之言說以己所能教人也，而後進之士或倣之，徒務言說而不修實行。夫子所以有是言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何晏曰孺悲魯人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  
誨所以深教之也萬里曰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  
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此傳  
禮者之重言不足信也

率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祭祭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  
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率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邢昺曰鑽  
木出火謂之燧通達也朱子曰沒盡也禮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陳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  
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緜綠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  
之理仁齋曰鑽燧改火一年一改火耳非四時各  
變火也率我短喪之說必在父母俱存之時蓋勿  
而喪父母與父母俱存者自無此心故或有疑於  
喪必三年之說若一旦遭大故則自有不能已之  
至情故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觀夫子



曰今女安則為之則知寧我此時父母猶在也但  
來曰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寧我之智  
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之問履軒曰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子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  
天罔極喪特以三年為制而已今寧我於父母獨  
有三年之愛乎故欲短之也萬里曰期已久之期  
疑是衍文升上貢升之倉也期期年也三年之喪  
取免於父母之懷為制非特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邢昺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春臺曰人心  
善動之物故人不可以須臾無為也况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豈不難哉博奕固非君子之事而眾人  
為之可以消日是猶勝乎無所用心亦可以免於  
間居為不善之患故曰為之猶賢乎已萬里曰當  
時博奕徒以供消閒無放賭爭財之病夫子所以  
有是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也萬里曰盜



謂劫掠與後世賊字同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許以為直者

孔安國曰訕謗毀也包咸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馬融曰窒窒塞也朱子曰果敢而窒則妄作惡侮  
以下子貢之言也徂徠曰稱揚言之也大抵訕上  
者冀有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歸  
湊者是衆所賤也不足以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

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也孔子所  
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是仁也子貢所惡  
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德  
不孫許以亂之然此諸孔子所惡無害政敗俗之  
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也閔生曰微邀通謂邀取  
人之意以為出於己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朱子曰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  
二者之患矣徂來曰女子以容事人者也細民以



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萬里曰：女子未嫁者之稱，是謂婢使也。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

蘇軾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朱子曰：四十年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微子第十八九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

在憂亂寧民也。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朱子

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履軒曰：按孟子曰：以紂

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是微子比干皆

帝乙之子，而紂是帝乙之孫矣。紂之父不詳其名

號，史記等書並脫漏。一世豈未立死於帝乙之世

與，或嗣位一二年而死，亦未可知也。箕子亦紂之

親戚，但其系譜失傳也。

桀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有可以去字。曰：直道而

事人，為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履軒曰人猶言其人謂  
家人也一齋曰此章亦在弟子記載中編者偶載  
之夫子斷初無有耳萬里曰黜黜其袂服之謂非  
免職蓋正議不撓降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  
不用事言待以二者之間也朱子曰此言必非面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也履軒曰景  
公兩語非一時之言上曰在未相見之時下曰在

既見之後也萬里曰季孟之間以委任輕重言非  
禮數之謂下文吾老矣不能用可以徵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仁齋曰史記世家齊人  
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  
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冠不用從而  
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  
不朝等之事竊疑歸女樂典不致膳俎本非一時  
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  
周書亦曰孔子再逐於魯蓋可証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安國曰接輿魯人朱子曰佯狂辟世祖來曰孔子欲見楚王接輿過而歌其辭若機而實所以喻孔子也萬里曰已而已而喻夫子使去也今之從政者謂楚執政言小人危殆不可共事從如從禽之從猶為也趨而辟之不欲名聲著聞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報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趨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共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馬融曰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鄭玄曰耜耨五寸二耜為耨津濟渡處邢昺曰執輿執轡在車也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憮然失意貌朱子曰且而之女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



溺自謂鳥獸不可共同君言所當共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易之耳春臺曰易如夷子思以易天下之易履軒曰是魯孔丘與是嘗聞名聲之辭下是魯孔丘之徒與俊之一齋曰滔滔指水之辭就野見而言之謂天下壞亂猶是水也或曰二人隱者不知其姓名長桀以其狀貌稱之沮溺其人野居二水名萬里曰莊子深其耕而熟耨之高誘曰耨稼塊也沮溺不告以津夫子已濟水子路追及之故曰行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sup>廢</sup>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包咸曰丈人老者也朱子曰分辨也植立之也拱而立知其隱者而敬之也祖來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履軒曰大



倫謂君臣之義萬里曰祿織細竹為之從草義同  
以荷杖篠是老人態狀芸佃墾土去艸且培穀本  
如雲狀也行行去也如明日遂行之行非其亡之  
謂不仕無義以下子路已友言其志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桺惠下連少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桺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孔安國曰言中倫其言應倫理也陳桺曰非其君  
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sup>於</sup>慮人之朝不辱身可見朱

子曰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夷逸朱張其不見經  
傳少連東夷人見檀弓但來曰慮者委曲以行不  
以直遂也如孔子於陽貨是也桺下惠不直義以  
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聖人之慮也虞  
仲夷逸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聖人之道  
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  
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唯潔其身而已矣  
言行皆無可觀故曰不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業<sup>棄</sup>  
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孔子則異  
於此道大德宏故在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



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以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可皆以道不行言之。與此章不可同義。履軒曰按左傳虞仲大王之昭也。史記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虞仲於夏墟是虞仲乃仲雍之孫而虞之始封非逸民或曰初避亂逃逸民之稱在虞封之前理或然。桺下惠亦有官祿難稱逸民然屢黜歸於遺逸不用故入逸民之選。

大師擊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孔安國曰播搖也包咸曰鼓擊鼓者河河內也邢昺曰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子曰海海鳴也徂來曰亞飯三飯四飯奏樂以侑尸食之官也無初飯者不須侑也履軒曰漢謂漢上之地也此記魯衰亂雅樂再廢壞之事也非謂樂工皆有賢德而隱夫子嘗正樂矣至此于復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安國曰以用也韓愈曰施當作施朱子曰施遺棄也萬里曰是周公教伯禽之言魯人傳說非簡冊所記夫子嘗與門人言之門人因疏記非周初之文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階李駟

張橫渠曰記周多善人也楊升菴云八名而四節

隨益階誤履軒曰如此章及邦君之妻章夫子嘗

時或與門人語而記者因錄之非大義所在故不

加子曰字也萬里曰鄭玄以為八士成王時人雖

史籍不載意亦盛周之人耳周初固多士時人取

其表字諧韻以便稱呼已非兄弟一母四乳之說

荒誕不足信也

子張第十九 九 二十五 五 早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

萬里曰彼極也典易困卦象辭致命遂志同言不

以死生易其行以俟<sup>天</sup>命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邢昺曰弘大也朱子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



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  
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仁齋曰子夏之所言固雖擇交之道而子張之言  
實傳聖人之意者也非謂大故當絕損友不當遠  
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

朱子曰泥不通也萬里曰輪扁之劉輪郭橐駝之  
種樹皆有其道可以譬為學理民是小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邢昺曰亡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萬里曰志志於道也切問其所問切於身也近思  
者思不出其位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朱子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誘外、而志不篤、履軒曰、肆是百工各以類列居之處、春秋有羊肆、魚肆、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仁齋曰、子夏所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夫君子之心誠、故不自耻其過、而以不能改為深耻、小人之心偽、故恐人斥言其過、而必自文之、不知其愈飾愈露、不可得而掩也、故君子終於無過、而小人則至過大而不可救也、弗思焉耳、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朱子曰、儼然者、狼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王肅曰、厲猶病也、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

乎、而後可以有為、春臺曰、信謂見信於人也、萬里

曰、勞謂使之服功役之事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朱子曰、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仁齋曰、此言大德固當不踰閑、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



宜不可也。但徠曰：大德如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小德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之類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乎？

而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朱子曰：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誣之而已。仁齋曰：區，域也。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有始有卒，謂本末俱舉也。萬里曰：言君子之道，孰為易以先傳。

孰為難倦而不傳，非盡學之不可，然至教之，不得不區別以傳。唯有始有卒者，難得，故止于近小耳。倦謂苦其不解倦而不傳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子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專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子哀而止。

朱子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履軒曰：此柳周末。



文弊之言矣。萬里曰：周公之為聖人，以才勝，故周  
季之弊，文勝而質亡。夫子之道，以忠信為本，所以  
抑之也。辭達而已，典是章，意同本，君宜長以為漢  
人徒尚外飾，無忠信之心者，皆周公所為。孔子雖  
學周公之道，其人溫良，自合有道，其言雖過，亦不  
為無所見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仁齋曰：為難能，美其不可及也，然而未仁，不美其  
仁也。萬里曰：子張齊莊、雄偉，時人或以為仁者，子  
游明其未然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荀子曰：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  
氏之賤儒也。徂來曰：堂堂乎張也，亦謂其威儀之  
盛，規模闢廓有難及者也。言使己與子張行仁，則  
必出其下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  
自致盡。朱子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  
自己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sup>一作連</sup>也朱子曰莊子父

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

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仁

齋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也父有善政良法而

為之子者不能奉行或輒變更之以徇其所好者

世每有之今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

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可解比

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融曰民之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

勿自喜能得其情朱子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

維繫徂來曰情謂獄情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聽

訟者之常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朱子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

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孔安國曰更改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為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邢昺曰為學者言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朱子曰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咸曰夫子謂武叔馬融曰武叔魯大夫叔孫州

仇武謚朱子曰八尺曰仞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何晏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朱子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也萬里曰是武叔非與子貢言子貢傳聞之



也多猶祗也左傳多見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安國曰綏安也朱子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立之謂植其生也哀如喪考妣是也履軒曰榮者其下以斯人為已榮華也萬里曰得邦家者謂得邦家治之也

堯曰第二十九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包咸曰允信也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春臺曰曆數謂日月星辰之運行有度數者帝王臨四海奉天以行故曰在爾躬也履軒曰祿福也萬里曰四海帝教外至四海也

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后君君帝謂天帝也有罪謂  
祭也帝臣謂凡天下之民為天帝之臣也朱子曰  
簡閱也言祭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  
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萬里曰曰上  
脫一字墨子作湯曰按墨子湯說曰惟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右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  
天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万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墨  
子孫戡國之偽撰以此為大旱告天之辭不足信

也此似出師之時告天之辭然亦無他書可徵姑  
查湖疑可也皇大皇皇尊嚴猶萬方有罪是朕教導  
不至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在祭  
何晏曰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  
臣十人是也履軒曰絕世興滅國同義但謂卿大  
夫以下之家故稱世以別於諸侯耳萬里曰堯及  
湯言尚書不載然其文頗有上古之氣仁字始見



以

於鄭詩出周中葉周有大賚以下係七十子之疏

記因併錄之耳

寬則得衆信則民仕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仁齋曰此典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述其半彼

因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使人疑因

下章有子張之問而再出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貧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典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謂財物當與人也而吝吝於出納惜難

言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馬融曰戒宿戒也

朱子曰猶之猶言均之也萬里曰何謂惠而不費

以下子張審問之言止舉惠而不費一條省文耳

以



尊

安重也。致期欲必如期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程子曰：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

典。君子。朱子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衆。徂來曰：知人以知賢才而言之。履軒曰：不知命，則

無以自修，不知人，則無以治國家。知言，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以是章置篇末者，編者之微意也。

論語卷之四 大尾





